



历史反思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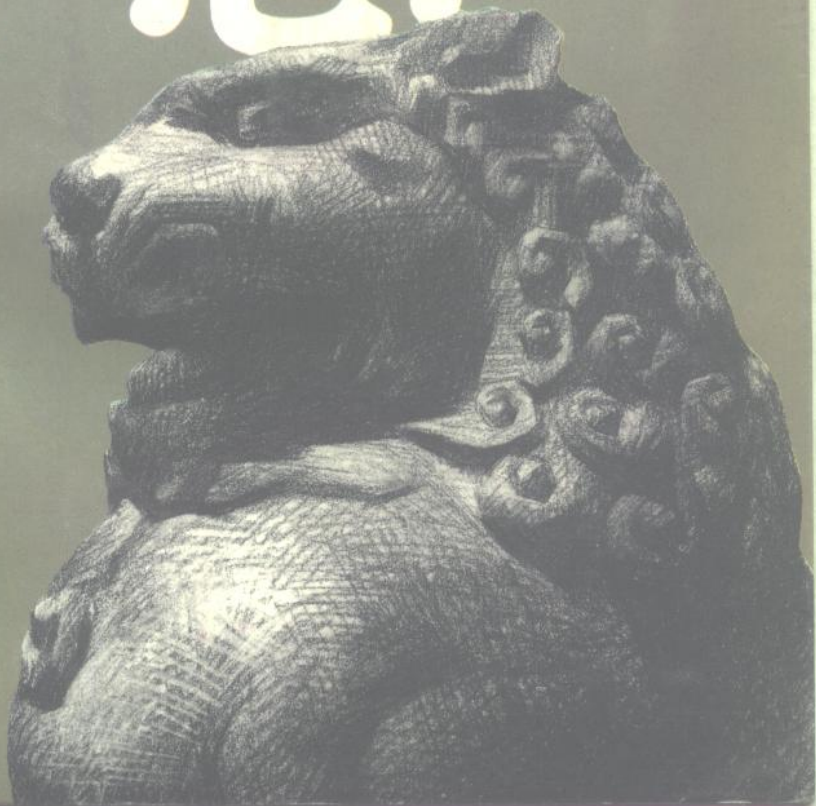
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现实的人的合力与历史发展的动力  
现实的人的历史活动的层次与历史研究的层次  
现实的人的历史实践活动与中西封建专制制度的异同  
现实的人的生产和交换活动规模的扩大与技术革命  
商品经济、人的发展、共产主义前景

# 反 思

庞卓恒 著

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

吉林文史出版社





历史反思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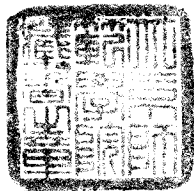
# 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

庞卓恒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61853



1161853

Ren De Fazhan Yu Lishi Fazhan

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

庞卓恒 著

---

责任编辑：宋一夫

封面设计：王潇

---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375印张 5插图 149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扬州市邗江古籍印刷厂印刷 印数：1—20000册 定价：2.10元  
新华书店总店 北京科技发行所发行 ISBN7—80528—014—2/K·13

---

# 编者 献词

D482/01

1893年10月17日，恩格斯在伦敦给他的俄国朋友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的信中谈到俄国社会发展的命运时，说过这样一段话：“象你们的民族那样伟大的民族，是经得起任何危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恩格斯的话，十分有道理。

我们民族同样经历了许多灾难，可最能引起我们觉醒的、并导致民族思考的、将以历史进步为补偿的灾难，是“十年浩劫”。

这场灾难，为什么会在中国发生？

已经站起来的中华民族，为什么会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

.....

是必然，还是偶然，能够避免，还是无法避免，它占据着我们思维的时空，萦绕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

美国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说：“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就将被迫重演历史。”

我们认为：这并非耸人听闻！

历史不会重演。变异的历史——“返祖”的现象却在人类社会中多次地出现过。它并非从前历史的再现，可同以往的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经历过苦难，补平过创伤的中华民族对此的痛感要比其他民族深刻的多。所以，也正是我们这样的民族发出了由衷的哀叹和心底的呼喊：“中国不能再走弯路了！”

是的。

可中国的路，怎样才能走好？

人们在求索；在沉思。

现实是严峻的。

人类在生存空间方面的竞争远远没有结束——更不会停止。对于先进的民族来说，它的空间会逐渐扩大，而对于落后的民族来讲，则是毫无疑义的相对缩小。

西方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其新出版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现在世界势力的格局正朝着多极世界方向发展。每个国家能否成为多极中的一极，关键看在这场竞争中的

表现,可以说,这是一场人力、物力的角逐和国力的较量。

在近、现代的历史上,我们已经错过了许多次发展的大好时机。19世纪末维新变法的失败,使我们坐视日本跻身列强,自己却坠入苦难深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拉美国家和亚洲的几个国家与地区实现了经济起飞,可我们却陷入“十年浩劫”的泥潭中自相格斗。6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就意识到,如果中国不能迅速实现现代化,在这个地球上就没有我国的地位,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不久以前,赵紫阳同志在会见外宾的谈话中再次重申:“再不改革,我们就要被开除球籍了。”

可见,中国的这场改革,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决定着中国的命运。

这是一场十分艰巨和痛苦的革命。现实又在框定我们,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然而,在我们这样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大国,不仅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而且,我们还必须从现在起,尽快摆脱贫困和不发达状况,逐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其责任之大,负荷之重,是可以想见的。

这场改革能否成功,它的基点是建立在怎样认识中国国情上。应当看到,以往正是由于我们忽视了国情和我们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这一事关决定国家方针政策的基本前提,致使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导致失误和偏差,最后酿成

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

中国的国情，就是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我们只有把中国的国情了解清楚，才能找出现今社会的弊端；才能决定从哪里改，改什么；只有知道这些流弊是怎样形成的，才能掘其根，断其流，改革才能彻底。

今天的改革与历史上的改革不同之处，改革是全民族的事情。改革的最终目的，使社会得以发展，可社会发展，完全取决于人的发展。从另一个角度讲：经济改革也好，政治改革也好，最终是人的改革。中国的振兴，也就是中国人的振兴。所以，怎样看待历史上的中国人，现今的中国人，中国人将会有个什么样的命运，是人们思考的又一个重点。

我们不主张妄自菲薄，同时也不提倡妄自尊大，既不能只看见我们曾有被屈辱和令人痛心的历史而把我们民族看得一无是处；也不能因为历史上曾有远远领先于西方的汉唐时期而沾沾自喜。人贵有自知，一个民族也贵有自知，这是立于不败的前提。我们的先人总结出三种自知的方法：一是“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二是“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三是“以人为镜，可明得失”。这三种办法既看清了人的外表，也看清了人的内在；既可知人的过去，也可知人的将来。这个总结是深刻的，它恰巧与本世纪英国著名学者柯林武德所提出的“历史学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自知”如出一辙，可见这是东西方人们在人生旅途中的共同领悟。

但是，必须看到从明中叶时，我们落后了，经济的落

后，政治的落后，文化的落后，归根结蒂为人的落后。从孙中山先生起，政治形态上的革命接连不断，可是对我们头脑和心灵深处那些阻碍社会进步的封建意识却没有很好地加以彻底清算。事业等待我们去发展，我们不但没能使其很好地发展，反而自己搞乱了方寸。“文化大革命”的出现，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要负主要责任，可我们曾参加过这场内乱的每个中国人，能推却责任吗？而且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全民族的灾难？其道理很简单，就是在我们这样的民族中，有滋生和蔓延这种灾难的基因和土壤。我们不要怕看见自己的不足，人生短暂，岂能总带着不足度过人生。

漫长的历史岁月构筑了中国的独特风貌，也铸造了中华民族的特有品格。我们必须对我们国家、民族的历史，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只有这样，才能看清今天中国的历史背景，明天中国的发展走向；才能分辨出在我们民族身上蕴藏着多少动能和携带着哪些阻力；才能最终使每个人得到发展和社会得到前进；才能迎接世界新格局的挑战！

人们习惯说：“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可走向现代化，首先是走出落后；走向世界，首先是走出中国；走向未来，首先是走出现在，这都关涉着一个起点的问题。

人们在前进，也就不断地创造着自己的历史。这种创造并不是随心所欲地、或在已经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中国是要走出去的。

这个断言，早在19世纪时一位欧洲人就已经下过。他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一旦这头睡狮醒来，整个世界将在她的脚下发抖！

中国不称霸，但是，中华民族必须站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并且，还要有比现在更尊荣的地位！

为此，我们同香港中华书局联合编辑出版了这套《历史反思丛书》。

她将向人们回答：历史上的中华民族为什么由先进变成了落后；怎样看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今天中国人的人格与历史上中国人的人格之间有何关系；中华民族如何认识自己起飞的基点；今天的中国应该从历史的中国继承什么、抛弃什么等令人关注的问题。

我们热烈地希望：通过中国海内外学者对我们民族历史的反思，引起广大读者的反思，推动整个民族的反思，最终激起振兴中华民族的勇毅和决心。

作为一个事业，我们由衷地热爱它，但是，我们把所做的一切，仅仅看作是开始。时代给予了中国人这个使命，它要求大家——每个中国人都来做。谁能不相信，也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经过反思后的中国和中国人，将不以一个新的面貌去面向实际，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呢？

1987年10月于长春

## 序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明确地宣示，唯物史观是从一些“现实的前题”出发的，“这就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还一再强调，他们的观察方法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的<sup>②</sup>。也正是从这个前题出发，他们把人类历史最终归结为“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sup>③</sup>，“始终只是他们个体发展的历史”<sup>④</sup>。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其晚年所写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一名著中，直接把唯物史观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sup>⑤</sup>。

可是，自从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特别是斯大林的阐述唯物史观的论著问世以来，人们往往把唯物史观主要理解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以及由这种矛盾表现出来的阶级斗争推动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的学说。应该看到，当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面临的主要迫切任务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和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时期，着重从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7页。

矛盾、斗争和社会形态的改变等方面去理解和阐释唯物史观，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同样应该看到，上述的理解和阐释毕竟有其片面性，因为这种理解往往导致把社会历史过程单纯理解为“矛盾”、“斗争”过程和“形态”演变过程，而不是从根本上理解为现实的人本身的发展过程，不是理解为现实的人通过自己本身的自主实践活动而推动自己个人本身力量(包括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这样一来，唯物史观就被理解成了与人们的个体发展过程缺乏联系的“矛盾”、“斗争”推动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的学说，而不再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这种理论上的失误给现实的运动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这种理论上的失误，再加上现实实践上的失误，已经使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声誉遭到了令人痛心的损害。

单就历史学来说，把唯物史观作上述偏狭解释以后用来指导历史研究，就容易使历史学集中主要力量找史实去证明矛盾和斗争推动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的“规律”或共同模式，很难再去探讨各民族的现实的人们那些千姿百态、绚丽多彩的实际生活过程，并从而探讨各民族经历的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各不相同的曲折历程中呈现出来的特殊规律和普遍规律以及许多具有现实启发性的规律。例如，在历史上为什么常常见到一些民族由盛变衰或由先进变落后，而另一些民族则由衰而盛或由落后变先进？为什么一些民族自然经济解体较早，而另一些民族则长期停留在自然经济状态？各民族的人口、婚姻、家庭、社会心理、传统文化以及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等因素，在各民族的现实的人们的发展过程中各自起了什么作用，各有什么

特殊规律和普遍规律？各民族在物质文化和社会交往方面走向近代化，现代化的道路以及在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方面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为何如此不同，其中有什么特殊规律和普遍规律？……总之，凡是涉及到需要从各民族的各个时代的现实的人们实际生活过程去寻求答案的问题，人们都很少去探讨，以致使历史学越来越脱离现实的需要，越来越丧失现实的生命力，这难道不是与忽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有关吗？

打倒“四人帮”和改革与开放，给中国社会重新走向昌盛带来了希望，同时也推动着人们去反思过去的失误，去重新认识唯物史观的真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开始去重新认识人的问题。

笔者也正是在拨乱反正和改革与开放形势的推动下从事于这个问题的探讨的。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主要从历史学特别是比较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的角度，从总的理论到历史与现实的比较考察，阐述笔者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以及这个命题对历史科学的指导意义的理解，意在以此向史学界的师友比较集中地作一次认识上的汇报，以求批评指正。同时，本书虽然主要从历史学角度进行探讨，但也涉及到了哲学、经济学和未来学的一些问题，因此也欢迎这几个方面的学友批评指正。还需特别提到的是，本书的写作过程同时也是笔者在本校和一些兄弟院校讲学中陆续将写作内容作为教材试讲和征求意见的过程。我衷心感谢听我的课的同学，感谢他们向我提出过许多批评和修改建议。我愿以此书向这些同学们和所有对此感兴趣的青年朋友们进一步讨教。

本书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探讨总课题的一部分，得到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支持，特此致谢。

庞卓恒

1986年12月

# 目 录

序.....	1
一、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1
二、现实的人的合力与历史发展的动力.....	33
三、现实的人的历史活动的层次与历史研究的层次...	64
四、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与中西封建专制制度的 异同.....	93
五、从劳动者的物质实践活动看西欧封建社会延续 时间较短的根本原因.....	113
六、从劳动者的物质实践活动看中国封建社会延续 时间较长的根本原因.....	136
七、现实的人的生产和交换活动规模的扩大与技术 革命.....	156
八、商品经济，人的发展与共产主义前景.....	181

## 一、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唯物史观通常被理解为把社会历史中的物质性的、即经济基础方面的因素视为决定性的因素，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阐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的确，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都多次地这样阐述过。然而与此同时，他们还多次指出，唯物史观是以“处在于一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为其“现实的前提”的学说<sup>①</sup>，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sup>②</sup>。

事实表明，如果忽视了唯物史观的“现实前提”，忽略了它作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含义，就很难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有一个全面的理解，无论在理论体系的阐述上，还是历史研究的具体运用中，都可能产生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反之，如果充分理解了它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含义，我们对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也就可以理解得更深刻、更全面，这样就有助于促进理论和历史研究的深入，而且在促进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方面，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7页。

(一)

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写作过从原理体系上阐述唯物史观的专著，他们对唯物史观的阐述，主要集中在同形形色色的持唯心史观的论敌们的论战性著作中，或具体运用在有关政治经济学、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等方面的大量论著和书信中。而且，比较集中地论述过唯物史观的若干重要著作，又长期未能公开出版。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在马克思已经“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之后，而且恩格斯也已经得出了与马克思“一样的结果”<sup>①</sup>之后，他们共同写作的第一部相当系统地阐述唯物史观的巨著，但该书只是在1924年才第一次用俄文刊载于《马恩文库》第1卷中。又如，《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马克思本人曾指出：“它是十五年的，即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

“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sup>②</sup>。但这部著作只是到1939年和1941年才用德文先后分两册在莫斯科出版。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唯物史观的大量书信，多是存放了更长时期之后才搜集出版。这样一来，人们很难一下子把握住他们阐发的唯物史观的全貌。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历史背景，特别是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都是夺取政权和建立公有制，所以那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大都是以论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公有制的必然性为中心而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确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还有，持唯心史观的论敌们长期以来总是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页；第2卷，第83页。

<sup>②</sup>《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46页。



在社会历史中的物质性因素与精神性因素的关系方面进行无休止的纠缠与攻击，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唯物史观的捍卫者们也就主要从这方面进行回击。这样，关于唯物史观的“现实的前提”，关于它作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含义，就在后来的一些专门论述唯物史观的著作中被不知不觉地削弱以至忽略了。

例如，梅林在1893年写过一篇《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专论，其主要注意力就是集中于回答持唯心史观的论敌们在物质性因素与精神性因素的关系方面对唯物史观的攻击。这篇论著在捍卫唯物史观方面，具有历史性的功绩。但它在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时，主要着重于阐明“最终还是生产方式决定着精神生活过程的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人类精神不是物质生产方式的父亲，相反的，物质生产方式倒是人类精神的母亲”<sup>①</sup>。可是，物质生产方式的“父亲”或“母亲”又是谁呢？他没有做出明确回答。

梅林在反驳历史唯心论或机械唯物论把促进社会历史前进的“发现和发明”归结为“有创造性的人类精神”的产物的论点时，有一段极为精辟的论述：“……恰恰是比迄今一切发明不可计量地更能扩展人类力量的那些发明，反而成了使它们的最初发明者送掉性命的东西，而那些发明事实上也在一世纪的时间内或多或少地变得无影无踪了。安东·缪勒约在1529年在但泽发明了一种所谓织带机，或称为纽带机或编织机等，可以同时织出四到六块织物；但是城市绅董会恐怕这项发明会使大量工人沦为乞丐，因此禁止它使用，并把发明者秘密地淹死或绞死了。……马堡大学数学教授但尼斯·巴宾的命运与安东·

---

<sup>①</sup>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页、29页。